



《資治通鑑》的謠讖運用

● 施寬文*

中國古史多載預言記事，備見諸歷代正史之〈天文志〉、〈五行志〉，「謠讖」為其中之著名者。「謠讖」與「歌謠」有所聯繫，清人杜文瀾解釋「謠諺」：「謠、諺皆天籟自鳴，直抒己志，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盡而意無窮，可以達下情而宣上德。其關係寄托，與風雅表裡相符。蓋風雅之述志，著於文字，而謠諺之述志，發於語言。」以為「謠訓徒歌」、「長言也」，「長言主於詠歎，故曲折而紆徐」¹。說明了「謠」可用以歌詠。至於「讖」為政治之預言，「謠讖」則是結合了通俗徒歌的一種政治預言²，《晉書》之〈天文志〉、〈五行志〉以為乃熒惑星精幻成童子，以「童謠」方式傳播，其形式「往往利用古漢語的文字、音韻、詞彙、語法和修辭的特殊性而創造」³，意義通常隱晦，是具有預示功能的民謠，而多出於童稚之口。謠讖的內容與政治人事有關，尤其往往預示政治之興亡、人物之禍福，具有神諭的色彩，在古代受到當權者的重視，史家撰史也常加以採錄。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鑑》，亦常於敘事中擇錄謠讖，惟其不信鬼神妖異之事，對於

* 施寬文，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

¹ [清]杜文瀾輯：《古謠諺》（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1、頁3。

² 丁鼎、楊洪權：「讖言一般是以隱語的形式對人世歷史的未來發展進程作出先兆式的啟示，而且這個啟示多是托名天帝或神靈作出的。」其起源可以上溯至殷周時期的卜筮。見《神秘的預言——中國古代讖言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1、頁21。姜望來則指出「謠讖」之名，興起較晚，「大致而言，古人所謂讖言、書讖、詩讖、詩妖、歌謠、童謠等，均曾被視為謠讖；但是，謠讖並不是包羅讖、謠、歌、詩之大雜燴，而有其內在規定性：不管其形式如何，均具有政治預言即讖言之性質」，並引謝貴安《中國讖謠文化研究》之說：「謠讖與讖謠意義相等……讖謠的定義可作如下限定：讖謠是把讖的神秘性、語言性與謠的通俗流行性結合起來的一種具有預言性的神秘謠歌，是以通俗形式表達神秘內容並預言未來人事榮辱禍福、政治吉凶成敗的一種符號，或假借預言鋪陳的政治手段。」（第4—5頁）見《謠讖與北朝政治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頁3、頁3之注1。

³ 吳承學：〈論謠讖與詩讖〉。見《文學評論》1996年2月，頁105。

政治的得失成敗，強調人事之因素，因此書中雖然也有預言興亡、禍福、吉凶而驗者，如晉元帝建武元年（317），《通鑑》敘及永嘉之亂、五胡亂華，而追敘大亂前的謠讖：「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卷 90，頁 2842），取用這條謠讖，蓋只用以輔助說明當時涼州的局勢。

《通鑑》書中資鑑意義深刻的是一些具有反諷意味的謠讖。如漢獻帝興平二年（195），公孫瓚擊滅劉虞而盡有幽州之地後，「志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而且嫉賢害能，百姓忿怨。《通鑑》敘述其得志幽州後之作為：

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

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疏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卷 61，頁 1978）

公孫瓚以信謠讖之說，自謂已得萬安之地，遂廢人事之進取，一憑天命所示，掌權居位，不思勵精圖治，惟求苟安於亂世，以此為萬全之策，前後未及四年，即在建安四年（199）春天的袁紹攻擊中敗亡。《通鑑》敘及公孫瓚的滅亡：

紹為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卷 63，頁 2012）

因為相信謠讖預言，而「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處心積慮的辛苦經營，最後卻在袁紹「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的巧攻中灰飛煙滅，兩相對比，極具諷刺意味，也足以為迷信謠讖者之戒。

此外，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宋州刺史劉展個性剛強自是，其上位者多惡之。時有謠言云「手執金刀起東方」，節度使王仲昇遂使邢延恩入奏朝廷，以其「倔強不受





命，姓名應謠讖」(卷 221，頁 7097) 為由，請設計除之，肅宗亦以為是而從之。結果，劉展不入彀中，邢延恩遂誣其反，引兵攻之，從而兵連禍結，是為「劉展之亂」，而其時安史大亂尚未平靖。《通鑑》云劉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又於其被逼反後，特寫其敗亡前拒絕引兵入海的一段話：「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卷 222，頁 7104) 以明其人本非安、史一類覬覦大位、蓄意叛逆的亂臣。謠讖預言與「劉展之亂」的符應，實是居位者迷信謠讖之說有以致之，屬於人事不臧，何有於天命！

